

新事新办

谷
峪





新事新办

谷 峪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谷峪是五十年代初期涌现的青年作家。他的作品如《新事新办》、《强扭的瓜不甜》等篇发表后，即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文艺界的好评。现在作家从他不同时期的作品中，选出有代表性的短篇十四篇，和中篇《石爱妮的命运》合编成这本小说集。这些作品，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描写了农民的思想变化，反映了个人命运和整个时代的、阶级的命运血肉相连的关系。

内 封 图：李 宏

新 事 新 办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251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3 \frac{1}{4}$ 插页 2

1983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

1983 年 2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30,600

书号 10019·3414

定价 0.92 元

目 次

新事新办	1
强扭的瓜不甜	9
王小素和新八嘎	24
三十张工票	43
接 生	50
一件提案	55
嫩 芽	69
草料账	77
爱情篇	89
拖拉机	109
 石爱妮的命运	 124
 集 市	 370
夏 收	384
豁 鼻	399
膝 垫	406
 读《新事新办》等三篇小说	 茅 盾 409
作者的自述	413

新 事 新 办

王贵德调到区里工作的前两天，两边的老人看透了闺女、儿子的心思，就愿意把喜事办了。

提起王贵德，真是生龙活虎的小伙子。女方呢，叫凤兰，那谁也知道，是个吃苦能干的生产模范。这两个人结亲，乡亲们没有不夸好的，人们在言谈话语之间，断不了提念他们。再一说他俩虽是两个村的人，可就隔着条小水沟，没有水的工夫，就跟一个村一样。王贵德也常有事找凤兰来，老大娘们看见，背地里竟叨念着说：“没过门的小两口常在一块作活，真是个新事儿！”

凤兰的爹光盘算着柴多少粮食，给闺女买什么嫁妆了。这一天，他起了个大早儿，弄了几布袋粮食捆在小车子上，打算吃了早晨饭，赶个城里集上把东西买下。

爹刚要走，闺女就拦住了：

“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咱们今年好容易积攒下这么点粮食，村里开会，不是说让人们在麦收以前每个人还要余下三斗到五斗粮食吗？”

爹撂下车把，一边装烟一边说：

“凤兰，你自打会作活以后，这么几年子没少替咱家出了力气，爹不能亏待你……”爹说不下去了，抽了口烟才又

接着说，“我打算给你买四身衣裳，两身线哗叽的，两身花洋布的……半套木器家伙，再买上点壶碗、镜子、粉装、胰子盒什么的，你看怎么样？随心不随心？”

凤兰听了半截就笑起来了，一边笑着一边从车上往下搬口袋，爹不知怎么回事，凤兰说：

“爹，贵德不是来告诉过吗？不让咱们多花一个子儿。这年头翻身的人家儿，谁没个柜子橱的，那东西要多了有啥用？不能耕地，不能拉犁。再说花衣裳上哪穿？现在可不象从前，做媳妇三年不下地，咱到人家门就得下地生产，谁还有工夫擦粉抹胭脂的？贵德是个区干部，他更不让这么办，爹！你别忙盘算这啦！”

凤兰收拾了车子，爹坐在当院台阶上，皱着眉头低着脑袋还是在一个劲的盘算。

凤兰从草厦子里走出来，爹说：

“不掣粮食也行，咱就把小牛卖了吧，咱家也养不住两个牲口……”

“小牛更不能卖！从生下它来，我就伺候它，一年多了，也快顶用了，怎么能卖？他那边没牲口，我到了那儿种地作难，跟谁借去呀？”

爹说不过闺女，虽说心眼里觉着这么做怕让讲老礼儿的人笑话，可也没什么更好办法了。

十二月初九，是他们办喜事的日子，鸡刚叫了一遍，贵德他娘就爬了起来，一边结纽扣，一边生着气，摸到新屋里，

向儿子没头没脑地嚷着：“起来！这屋子跟起了灵似的有什么睡头！”贵德睡的迷迷糊糊的，还不知是哪的事呢，娘一屁股坐在炕沿上，呼呼地喘大气。

贵德揉着眼睛坐起来：

“娘，天还不明，起这么早作么？”

“起这么早？俺可睡得着哇？你看咱家象个过喜事的样子吗？”

贵德给娘解释道：

“娘，你嫌没花轿呀？唉，这年头谁还坐花轿，再说，乡亲们都在忙里忙外的闹副业，谁有闲工夫老来忙活咱来！再说，老百姓还不坐轿，咱当着个干部，还弄那套老封建玩艺？”

娘拍打着炕席，震得炕席底下的土都飞了起来：

“你说哪儿的话！你娘不是那榆木脑袋，娶亲不坐轿，这年头净这么办的，俺也赞成。俺是说她娘家过的那么富裕，就一点陪送也没有哇？俺那工夫，你姥姥砸锅卖铁的还给俺买了一个躺柜……”

娘气得喘不上气来，儿子看见娘这样，也不知说什么好，只得好言好语的解劝她：

“娘，今天闹灾的地方这么多，咱这地方虽没有闹什么灾害，可咱也得节约呀！要为办这个事，把粮食果了，春季天可怎么办？”

娘好象没听见，还不管不顾的，自己叨唠着，唾沫星子喷了儿子一脸。

“……这个可好，手指头肚大的一点东西也舍不得给，夜个晌午，大闺女小媳妇的都来看新屋了，臊的你娘的脸真跟块红布呀似的……别看咱是小家子生长的，也看不惯这个！”

儿子还是不着急：

“你别光按着那一套老礼办新事，就说咱家吧，连条牛腿也没有，就算摆上两套大红漆嫁妆，它还能去拉犁种地喽？”

娘还不服气，仍旧高喉咙大嗓子的向儿子叫喊：

“你们就光说生产，莫非俺活了多半辈子还不懂个生产，生产是要生产，那就不顾点脸面啦？人过一辈子就这么一件大事呵！”

贵德穿了衣裳，洗着脸，天早大亮了。

“娘，这年头生产发家脸上才光彩呢，跟以前不一样了！将来咱们小日子过的火爆喽，再买那些也不晚啊！”

娘一听更急了：“傻瓜！以后媳妇娶过来，人家还给咱买？”

儿子看娘还是这么高声喊叫的，有点急了，也大声地嚷着：“咱是寻的人，不是寻人家的东西呀！”

这么一说，正说到娘的心病上去，急了，跟贵德说：

“你们在家吧，俺陪不起这个绑，俺上你姥姥家松两天心去！”

说着就往外走，正跟刚从外面进来的村长撞了个满怀。村长拿着对联是布置会场的，一听他们这儿吵嘴，就捎带脚

进来看看，见老太太脸上气得呼呼的，问清了怎么回事，这才连解释带劝说的算是完了事儿。

村长笑眯眯地说：“婶子，你思摸错了！比方说吧，有这么两个媳妇，一个是娘家陪送她四橱八箱，三铺六盖，可是她本人不会生产；一个呢，没有东西，光带了两只能作活的手，你挑哪一个？”

贵德看娘的气消了点，也问着：“你要哪个当儿媳妇？”

娘笑了：“庄稼人还是戴见作活的呗！那还用说！”

早饭后，结婚典礼的会场布置得挺好看，周围贴着许多新鲜的贺联，中间挂着毛主席的相片，还有区里给送来的礼物。乡亲们围了个滴水不透，争着看这看那，两只眼睛使不过来，大男小女的不知道在叽咕些什么。

有一个老大娘在人群里撞来撞去打听着：“哟！人们都说常见这个凤兰闺女，俺怎么没有见过人家呀？要说这就算是好，俺那工夫一坐上轿，上去就头眩，花钱找罪受，这可不错，又省钱，又体面！”不知道谁这么多嘴，冲着贵德他娘就问：“咦？新媳妇那陪送怎么没摆上啊？”

娘脸红了，张口结舌的说不上个什么来，硬着耳根子臊着躲开了。

村里吹歌会的人，也来凑热闹，带着家什就吹打起来，举行结婚典礼了。村长说了个“开会”，人们就象一窝蜂似的挤上来，好容易才让妇会主任把凤兰从人群里领进来。凤兰穿着蓝士林的套褂，老绿色的棉裤，脑袋上箍着块花羊肚

手巾，细眉大眼的坐在贵德的旁边。年青的人们力气壮，拼着命的往前挤着看，伸着脖子往前挤，孩子吱吱呀呀的吵叫着。村长大声喊道：

“乡亲们，肃静点，咱们就算开会了！我先给咱大伙说说：贵德跟凤兰人家是自由找的对象，人家在一块作活，谁看谁都挺能干，这才定了亲，就说凤兰吧，咱们大家也短不了听人念叨过，是个生产的好手，为了响应节约的号召，为了搞生产，人家不花冤枉钱买陪送……”

刚说到这，底下的人们又乱腾起来了，小伙子就说：

“让新媳妇先说说他们怎么搞的对象，要按当时的原样学！”

正吵嚷着，就听见外边嚷了一声：“洛凯叔来啦！”人们往外一看，见一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，留着两撇小黑胡，人们一看见他，全认得这是凤兰村的村长。就见他一手牵着头小牛，一手拿着个小鞭子。贵德忙站起来，一边让着坐，一边说着：“怎么还牵着牲口干么？”

洛凯笑着说：“这是人家凤兰的陪送啊！”村长高兴地忙往屋里喊着，“婶子，忙出来看看吧，新媳妇家送了好陪送来啦！”娘三步两步就跑出来，看见一个生人牵着一头滚瓜流油的小肥牲口，倒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了。洛凯说：

“这是你们亲家的一头小牛。凤兰和这里贵德眼下算结婚了，要上这边来过日子；亲家听说这边没牲口，作活遭难，给你们这条小牛，就算是陪送……”娘多半辈子没有养过牲口，乐得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伸出手来想摸摸小牛的脑

袋。小牛呢，摇着尾巴，伸出舌头，舐舐这舐舐那，蹬蹬蹄子又刨刨地，黄黄的小绒毛，白头心，一看就是有力气能干活的样儿，真是爱煞个人！娘，张着没牙的嘴，光是笑，憋了半天才说了这么句话：

“儿不在家，俺没喂过牲口，这可倒遭了难啦！”

人们全哗哗地大笑了，村长说：“婶子，你真是欢喜糊涂了，你就忘了你新娶的媳妇是个生产模范啦？”

洛凯给娘解释着：“这小牲口，还是凤兰喂养大的哪！”

老大伯们有的挤过来，端相着牲口，看看牙口，又看看四蹄，抚摸抚摸毛皮，又拍拍大胯。老大娘们也想挤着往前看，这工夫，下边又乱起来了：

“看这多好，实打实的真顶用！”

“你看人家模范人，净做模范事！”

这村的妇会主任对几个跟她站在一块的妇女说：

“咱这村可算有福啦，过两天咱们热热闹闹的搞生产吧！”

媳妇们也乱叽叽着：

“俺那工夫怎么想不起这个法儿来，摆着套死嫁妆，吃不的嚼不的，那如这能生产的活物好？”

人们一边乐着，一边说道着，大伙非让贵德娘讲讲话不行：“添人进口的，这是大喜事，非说道说道不可！”

娘让人们架把着，挤到了儿子媳妇前头，她看看儿子看看媳妇，又看看老乡亲们，心眼乐的光想笑，可也说不出一句话来，呆了半天，才说：

“俺是个老脑筋，这工夫俺琢磨过来啦！这年头新事就得新办……”

人们哗啦的一下子全笑了。有好些日子人们还传说着这件新式结婚的事。

强扭的瓜不甜

—

小勇正和几个儿童玩“捉老蒋”的游戏，他的妈妈娘气冲冲地抓住了他的小手腕，说：

“唉！真不懂事，整整九岁啦，娶了媳妇的大汉子啦，刚从轿上滚下来就往外跑！”说着便死拉着小勇往家走。小勇挣着身子：“不，不家去，净是大人……”

“死孩子，有谁啦？你姑、你姨、你表姐……怕谁呀？快到家去，和她们拉个大人话，也叫她们把你夸夸。”

“她们逗俺。”

“还说傻话，谁不说你成了个大小子！”最后，老妈妈使了使劲，爽利把这个九岁的新郎背了起来。小勇没了办法，只是蹬踹他那两只小脚。

一进院，人们就拍起巴掌来：“哟！全都看新女婿吧！”

“呀！不光叫背着，到屋里还要嚼嚼干妈妈呢！”笑的人们拧肚子。

他娘马上就明白啦：娶了媳妇，萝卜不大也是长在背上，万万不能再象从前似的小奶孩一样啦，总要锻炼个丈夫样子。所以，她从自己的肩膀上，急忙扒开小勇的两只手。小

勇没有防备这一下，一下子脚没站稳，摔了个后仰炮，竟“妈”的一声哭啦。人们全围了上来，有的怪可怜他，便安慰几句；还有的，在旁边说上一句俏皮话。小勇的娘，又生气，又着急，又疼自己的孩子。最要紧的，是怕叫新媳妇或人家娘家人看见。在仓惶失措中，她瞅见新房的窗玻璃上贴着一个红润润的脸。仔细一看，黑黑的头发，弯弯的眉毛，双眼叠皮的一对眼睛，象一汪水一样，往外瞪着；左嘴角上的黑痣，象一颗黑豆粒似的明明地凸现着，那不是新媳妇是谁呢。太糟糕，特糟糕！大年五更煮饺子，偏偏露了馅。妈妈娘急忙把小勇后半截哭声捂了回去。看来，小勇经过了今天这个锻炼，似乎也进了一步；出在平常，简直非把泪水滴干，嗓子嚎哑，心口有点疼了，喝上一碗水，才算拉倒。

小勇到了屋里，姑们、姨们就夸起来啦：“这二年，又进财，又进人，可该享福啦。”

小勇他娘，乐的把心里的话全吐了出来：“多叫他姑、他姨们夸，光凭我可不行，不是共产党、毛主席的恩情，哪有今天呢！”

“可不，二十年前，做上个美梦，也想不到今天。看，可不作生产难啦！”他大姨拍打着膝盖这样捧着。她老人家在当屋打着转向众人道：“以后我可以少操心下力啦，他两口种这十几亩好白地，一天有我三顿粥喝，夏有我的单，冬有我的棉，我就是足福啦！”她心满意足的，差点快笑出了声音。

“常说‘早有儿，早得继’。大姐今年才四十六，就支使

上了那儿媳妇啦，真是……”

“他那亲姑们、好姨们，以后有个鞋呀、袜啦哩，尽管捎来做吧！”

人们虽然是这样说着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坐在炕上的他大姨，和倚在被子上的他二姑，却偷偷扭回头去，对着土墙发笑。

二

当天，天已经黑了。妇会主任拧着眉头，从新媳妇屋里一步一步地走出来，后边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子，轻轻地划了她一下说：“巧灵，看人家真是好媳妇，四方大白脸的。你说呢？”

“媳妇好是好，就怕长不了。”

“说话就叫我不爱听。看人家富足的日子，小勇又不呆不傻，怎么长不了呢？”

“谁和这东西结婚哪！如今翻身了，只要自己的手不是泥捏的，到哪里也有富足日子过……”她等一个老人走过去，又接着说，“小勇他俩，第一不是自由对的象，第二岁数差得大，小勇象没有长全毛的光屁股小雀一样，还不到结婚年岁。日子一长，那怎么能行？”

“……有骨头不愁肉，莫非有小就没有大啦？熬着嘛，熬的那大道冲成了河，还不行吗？”

妇会主任再把声音放低说：“熬到什么时候，也熬不到

个相当。岁数谁又不能等谁。再说，那么小就娶媳妇，一点好处也没有。”

“看怎么样，就不会给人说个吉利话！”她扭了个骡驴把弯，甩开了妇会主任。妇会主任也是满脑袋装着问题跨进了农会主任家的门。

夜深了，小勇他娘把人们撵净；把小勇安排到儿媳妇屋里，她心里舒坦地光想笑。她又联想到土地改革以前的光景，便无力地倚在被子上，耳朵里山响，脑子里发烧，忽悠悠，不知自己到了什么地方，两滴热泪嗒嗒嗒流了下来。

这一天刚静了抽袋烟的工夫，藏在牛棚里的小伙子，草屋里的大姑娘……全出来啦。他们在院里，踱着踏不死蚂蚁的步儿，最后都停止呼吸似的伏在新房的窗户底下。

初九的月亮已经落在西边，天空中只留下几颗呆头呆脑的星星，有的人已感觉冷了，把身上的衣服裹了裹说道：“唉！真叫人等的发烦。”又一个媳妇咬着一个姑娘的耳朵说：“走吧！他俩有什么听头？”只见那姑娘的肩膀歪了一歪，大概是不怎样同意。旁边的一个人却答了腔：“沉住气，自古听房就是赔本的买卖。”忽然有人轻轻地扯了他一下，只听屋内有拉被子的声音。大家站了起来，每人的耳朵几乎都快把窗纸扎破，只恨临来忘了掏掏耳朵，显得它太不管用啦。不大的工夫，新媳妇发出了长长的叹气声，紧接着用极低沉的声音叨念道：“看，尿湿了这么一片……”

“嘿嘿……”“哈……”“噗哧！”人们再也憋不住啦，笑声一齐爆发了出来。

小勇的妈妈，从梦中被惊醒，揉着两只老眼跑出来说：“我那好孩子们哪，天都快鸡叫啦，还不家去睡哟！明天不干活啦！”小勇的妈妈是最疼孩子的老人，别人家的孩子就象她亲生的一样，平日里，姑娘、媳妇、半大小伙子，谁都尊重她，爱她跟自己亲妈妈一样。她把两句急话喊过去，便轻轻地推着大家道：“走吧，明天来，我预备好东西给你们。”

小勇妈刚要上大门，妇会主任一脚踏了进来，小勇妈问道：“打哪里来？”

“从农会主任家来。”妇会主任停住步后，小勇妈愣住了，静听她讲什么事。这时妇会主任有满腔的话，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头，说错了怕老人生气，所以转了个弯儿道：“大娘你睡吧，明天我再来看媳妇。”

小勇妈很觉不自然，到她走后还手扶两个门框，探着头，直望着巧灵的背影；直到那条黑影渐渐消失了，她还琢磨这个滋味。

三

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，小勇家里的事却一天一天不一样啦。新媳妇吃不下，喝不多。小勇也不象从前那样欢蹦乱跳的，天天耷拉着脑袋，连大街也不敢去。学校里的同学都说他占着人家的媳妇，还说这就叫缺德。那天一个人问道：“娶媳妇做什么？”

“做饭，做活。”小勇很简单地回答。